

邵族部落文化音景意涵之研究

What is the meaning of culture soundscape in the Thao Tribe

◎蔡岡廷¹、周秀雯²

¹ 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 助理教授

² 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 碩士

地址：台中市國光路 250 號農村規劃研究所

電話：04-22850403

E-mail：kttsai@nchu.edu.tw

摘要

「Soundscape」譯為中文可稱為「聲音景觀」，簡稱為「音景」，為聲音加上景觀的合成字，由加拿大作曲家 Murray Schafer 於 1970 年代初期所發展，並以「世界音景計畫」為核心展開一系列之調查與研究，由傳統的「個別音」之調查進而推展至整體性的「音環境」之探索。本研究將以台灣中部的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的邵族部落為研究範圍，以音景與社會空間文化為焦點，研究在社會變遷中邵族部落之文化與音景的關係。

關鍵字：邵族、部落文化、音景

Abstract

The studied object in this Thao Tribe at Yu-Chin Township, Nantou County, locating at middle Taiwan. The soundscape and civil scape culture are the studied keypoints to explore the vicissitude of Thao's specific soundscape and culture.

Keyword：Thao、Tribe culture、soundscape

壹、前言

「聲音」是邵族原住民相當重要的生活文化，本研究認為「音景」是邵族文化意涵與空間形成的重要因素。邵族在台灣是原住民人數較少的族群，但邵族於 2001 年經行政院原民會劃分為第十族原住民族，給予邵族重新定位，由於族裔人數漸漸勢微，使其對其傳統空間與文化關心較少，其發展過程蘊藏豐富的人文資源，且邵族生性愛高歌，擁有許多優美的歌曲，然而由於傳統禁忌，使得大部分的歌曲在平常時間不能吟唱，因此族人希望能創作出新的邵族音樂，把邵族的美麗傳說、過去的歷史、現在的生活，以及發生在邵族許許多多的故事，藉由歌曲傳達出來。且邵族位居於距離偏遠之山區，受都市文化素質之影響較少，部

落與自然環境緊密結合，存有著地域特性，從偏遠且有地域性的邵族部落進行深入研究，可以讓我們重新深根台灣的原住民文化。

貳、研究內容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研究範圍選定日月潭畔之邵族部落，由於目前邵族主要居住地以日月潭畔之日月村（又名伊達邵）為主，且此地區又是邵族部落變遷過程中，極具歷史、文化意涵的據點，因此以台灣中部的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的邵族部落為研究範圍（如圖一）。



註：①日月潭②德化碼頭區③商店街④停車場⑤義勇街⑥水沙蓮街⑦中正路。

圖一 研究範圍區位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邵族傳統文化與音景為焦點，研究在社會變遷中邵族部落之音景與文化意涵間的相互關係。從五個方面著手探討，1.邵族部落的變遷過程，2.邵族傳統部落文化意涵與變遷3.邵族音景分類與杵音文化4.邵族儀式形式的分類5.杵音採集。

邵族在台灣是原住民人數較少的族群，生性愛高歌，擁有許多優美的歌曲，然而由於傳

統禁忌，使得大部分的歌曲在平常時間不能吟唱，且邵族位居於距離偏遠之山區，受都市文化素質之影響較少，部落與自然環境緊密結合，存有著地域特性，從偏遠且有地域性的邵族部落進行深入研究，可以重新認識原住民文化。

本研究以有關生活音環境調查為主要參考對象，並以此做為考慮音景的原點，希望從生活音環境中了解有那些是屬於音景的部份。

本研究對於邵族文化特色與特殊音景之了解，須透過文獻資料研究與二手資料之分析，及對於當地長老與族裔之實際訪談與溝通，並實地進行杵音採集，探討與深入了解邵族傳統之文化意涵，以發掘邵族之精神與實際需求，其研究方法如下所述：

- (一) 文獻回顧：透過以往對邵族部落所做的相關文獻資料，及現有的文字記載，進行初步之分析，主要分析邵族音樂（杵音）、文化意涵與現況環境等，對於邵族部落之變遷與沿革，以及文化和音景等關聯性。
- (二) 田野調查：1.實地調查與訪談：實地進入邵族部落進行基地調查與耆老和住民之訪談，回饋文獻資料之記載，以對邵族部落進行更深入的瞭解。2.杵音採集：屬基礎調查之研究工作，進行音景（杵音採集）之初步分析。

參、研究結果

一、邵族部落之變遷過程

邵族族群分布在台灣中部的南投縣境內，環繞日月潭住居，而日月潭本身位於群山環繞間，湖面海拔高度約為 740 公尺，在地形上屬於一個構造湖，昔日因地體構造上的變動曾造成一連串的湖泊，這些湖泊以北北東到西西南的方向排列，而後因地面隆起而相對上升，位於上升地區邊緣的湖泊受到山溪的溯源侵蝕（head ward erosion）等緣故，湖水皆被劫奪而乾涸，現在日月潭東北側的埔里盆地與魚池盆地以及日月潭西南的頭社盆地與銃櫃盆地，皆為此等構造湖的遺址，只有日月潭幸而保存（陳正祥，1993）。

相傳邵族的祖先是在狩獵時追逐一隻白鹿，無意中發現日月潭附近這塊肥美的地方，認為適於耕種和漁獵，因此舉族遷來居地。這雖然是邵族的一段傳說，但顯示邵族的祖先來水沙連地區立家園已是相當久遠的事。在清領時期的早期，漢人不斷侵墾邵族傳統的生活領域，導致邵族人四處流竄，清領後期，治理官員力主開放政策，漢人入墾更是如入無人之境，加上不同族群的人口接觸後，族人對於外來的若干疾病（如天花）並未具備抗體，因而導致邵族人口在十八世紀下半葉急劇銳減，原有數千人的口遞減至清末的三百人左右。

邵族在清康熙至雍正年間是勢力最強的時候，縱橫於水沙連地區，強勢對抗清兵，當時清廷是邵族同屬於「土番」、「山番」、「野番」、「生番」的一支，因當時「番」是中國人「嚴

華夷之別」的產物，有賤視意味，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禮儀」之邦的中國人，以「番」指異文化的民族，自我尊大意味濃厚，邵族因以武力和清廷對抗，而被認定是未服教化的生番或野番。日人據台之初，沿襲清代稱台灣原住民族為「番」的用語，改為「蕃」字，亦有輕視意味，由於此一用語的使用，邵族才被稱為「水社蕃」，改稱「熟蕃」為「平埔族」，平埔族的「蕃」乃在官方的正式的用語中逐漸消失，但邵族的族名仍未獲得定位（田哲益，2002）。

日據時代，昭和 9 年（1934）將他們移居到卜吉社(邵語 Barawbaw，河洛話取其諧音叫「北窟」，即今之魚池鄉日月村，又俗名「德化社」)，日本人將邵族人集體移居於卜吉社建立聚落，僅允許邵族人在此居住，因此即成專屬邵族人的聚落。卜吉社及其周圍土地亦為電力會社發展計劃中的用地，大部份水田都是台灣電力會社的所有地，故邵族人在該地之房屋地基及耕種土地亦為電力會社所租予者。因此卜吉社的邵族農戶是居於半佃農的地位¹。此一強制移居是繼漢人移墾水沙連，又因瘟疫肆虐之後，不僅改變了邵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更讓邵族面臨了被觀光化的命運（鄧相揚、許木柱，2000）。直至 2001 年 9 月 21 日獲陳水扁總統於日月潭正式宣布：「邵族」為政府認定的台灣第十族原住民。

二、邵族之傳統文化與變遷

（一）傳統文化

引用陳奇祿等人（1958）及鄧相揚（1999）的田野訪問調查等相關文獻資料，解析傳統邵族人所使用的語言為南島語，其傳統社會也與台灣其他南島民族的許多特徵亦同。在清領初期，漢人大量入侵水沙連地區前，以下就邵族社會、傳統藝術與精神寄託等層面探究邵族傳統文化特質（如表一），且目前仍然顯著的保存於邵族部落的社會中。

1. 父系社會：邵族之社會為父系社會，居住法則以從父居為主，邵族傳統上採氏族外婚制，但由於性比例的懸殊，使得邵族年輕人在本族間的求偶相當困難，因此近五十年來，平均每一代因婚姻關係而大約有百分之三十之非邵族人血統滲入。氏族是邵族社會最大的親屬單位，父系氏族²的名稱為：Sinawanan(漢姓袁)、Skatafatu(漢姓石)、Skapamumn(漢姓毛)、Skahihian(漢姓陳)、Stamarutaw(漢姓高)、Sapit(漢姓筆或白)、Stanakjunan(漢姓丹或朱)。
2. 老人政治：邵族的部落公共事務裁決於族人的共同意志，此意志的行使又賴於部落會議和族中長老會議的議決，無論是部落的涉外事務、亦或部落的內部事務，皆取決於長老會議的議決。

¹ 李亦園，〈邵族的經濟生活〉《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52-53 頁。

² 卜吉、德化社亦有某些邵族人，在台灣光復初期實施戶口登錄時，被當時的村里幹事取「謝」和「張」姓。

- 3.部落頭目：由同一氏族所構成的部落，氏族之族長即為該部落的頭目，頭目為長嗣世襲制。頭目平時排解部落族人紛爭，並對造成部落事務重大傷害時施以刑罰，並且執行部落或長老會議所議決之事務，戰時則率領族人對抗外強。
- 4.木杵與白：邵族的「舂石音」和「杵歌」最為著名，說明了邵族係以木杵白來做為食品加工的工具。主要是將粟或稻穀置於木白裡，然後用杵搗至外殼脫落，然後以篩簸去殼。
- 5.音樂歌謠：早期邵族人的生活中，音樂與歌謠占極重要之地位，無論是祭祀、凱旋、收穫、婚宴、房屋落成、造舟，或是從事耕作、狩獵，族人常以歌謠來讚頌祖先英勇事蹟，或是表達歡怡的心情。邵族的主要樂器有口簧、弓琴、舂石音的杵、竹筒等。
- 6.祖靈信仰：邵族供奉最高祖靈和氏族祖靈，最高祖靈是一位男性的神，居住在 Lalu(即今之光華島)的大茄冬樹下，主宰著族人的福祉。亦是祭司(先生媽)的祖師，能驅除惡靈與病魔。氏族祖靈有四位，分別是邵族五個氏族的祖靈，族人以虔敬的心、隆重的祭儀來加以供奉。
- 7.歲時祭儀：邵族的生命禮俗與歲時祭儀中，皆有嚴謹且隆重的儀式，尤其是播種祭、除草祭、豐年祭、嚐新祭、狩獵祭等，皆有其一定的儀式，這些祭儀皆由稱作「先生媽」的女祭司來主持。

表一 邵族部落分布情形與文化特色一覽表

族別	邵族
分布情形	分布於日月潭畔的日月村，所謂的「德化社」，少部分原來屬於頭社系統的邵族人則住在水里鄉頂崁村的大平林，兩地加起來總人口數 283 人。
文化特色	一、邵族的生活方式是以漁獵、農耕、山林採集維生，依日月潭而居的邵族，也是善漁的族群，他們所發展出的漁獵方式，例如「浮嶼誘魚」、「魚筌誘魚」等，是邵族文化獨特之處。 二、邵族人將稻穀曝曬、去殼，去殼的方法是用木樁在石塊上槌打稻穗，屬於婦女工作，因各家各戶同時槌打，造成部落叮叮咚咚的聲響，族人覺得合乎音感，發展成杵音之舞，早在日據時代，這種原始音樂便為人所稱道，「湖上杵聲」因而成為日月潭的八景之一。 三、邵族宗教信仰的核心是祖靈信仰，亦即是最高祖靈和氏族祖靈，祖靈能庇祐族眾，讓族人平安健康，並且賜福給族人，使其待繁衍並生生不息。最高祖靈居住在 Lalu 島（光華島）的大茄冬樹上，是最具權威的神，其能驅除惡靈，是女祭司求巫的祖師。而氏族祖靈則為各氏族的始祖，拜公媽籃（即祖靈籃）是邵族主要的宗教及巫術呈現的方式，凡是族中之重要祭儀，諸如播種祭、狩獵祭、拜鰻祭、豐年祭等，都以公媽籃為供奉的對象。

資料來源：黃煌雄、黃勤鎮，〈監察院調查報告書-原住民地方文化產業總體驗〉，2004/08，15-16 頁。

（二）文化變遷

邵族依存著日月潭，創造豐富的特色原民文化，從採集、狩獵、漁撈、農耕的各種生產方式，蘊育出具特色的人文特色。例如：「公媽籃」的祖靈信仰，為了祭祀祖先，也發展「先生媽」(mishinshi)的祭司制度，為了農作豐收、漁獵豐盛，又依循時序，定期舉行歲時祭儀，這種敬畏祖靈，服膺祖先遺訓的傳統，使得今日的邵族在面臨完全漢化的危機時刻，仍然保存著若干傳統文化，透過傳統的維繫以適應急遽的變遷。

邵族人目前仍保存的傳統文化中，最能反映傳統文化核心要素的是祖靈信仰及歲時祭

儀，以下分別扼要說明，這些傳統文化特質大多因為漢人的入侵而逐漸改變。日據時期及光復以後，政府的經濟與人口政策，以及台灣整體工業化的發展，更加速了這些傳統特質的變遷，至於各儀式的細節，可參酌〈邵族史〉³及〈邵族采華〉⁴二書。

1. 祖靈信仰

邵族宗教信仰的核心是祖靈信仰，亦即邵族人的最高祖靈 *pacalar* 和各氏族祖靈⁵。邵族人深信祖靈能庇祐族人平安健康、農作豐收、豐獵，族人遇有困難時，便向祖靈祈求。遇有祭儀時，即恭請祖靈駕臨祭場，接受族眾的奉獻與祈福。

邵族每戶人家都有一隻「祖靈籃」(*ulalaluwan*)，漢語一般通稱為「公媽籃」，內盛祖先遺留下來的衣飾，代表祖靈之存在。而族內舉行之重要祭儀，如播種祭、狩獵祭、拜鰻祭、豐年祭等，也都以公媽籃為供奉的對象，族人備酒、飯、糕等為獻品，用以祈告祖靈。這種敬祀祖靈的「公媽籃」崇拜方式，不見於台灣其他原住民族群，這也是邵族得以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群中獨立一族的最主要特徵。

「公媽籃」是神聖的象徵，不可輕易驚動，亦不得把籃中的服飾隨便取出。早期的公媽籃掛在住屋正室的左側壁，離地約有二公尺。現在的邵族人則因大部份接受漢教，因此正廳主位大多供奉漢神，主牆上掛漢神的圖像，供桌上則有各種神像。但某些族人則在供桌上，漢神的旁邊供奉邵族的「公媽籃」，有的人則同時供奉「公媽籃」和祖先牌位，有的族人將「公媽籃」掛在牆壁上。信奉基督教的族人在主壁上掛有十字架或聖經十誡箴言，但會將「公媽籃」掛在旁邊或放在供桌上。這些現象正也反應邵族宗教信仰的多元性，以及邵族對於外來宗教的包容性。

負責祭祀「公媽籃」的則是「先生媽」，也可以說是邵族主要文化傳承者之一，邵族宗教生活與精神的支柱。「先生媽」邵語稱作 *misshishi*，日據時期稱為 *shinshi*，可能由日語「先生」轉化而來，現今邵族人則慣以閩南發音「先生媽」來稱呼。邵族近百年來，雖然遭到外來文化的侵入，某些傳統亦逐漸式微，但邵族的「公媽籃」信仰和「先生媽」的制度，至今仍維持得相當完整，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是邵族社會的特色。由於邵族族人



照片一 邵族的「公媽籃」 本研究拍攝

³ 鄧相揚、許木柱，邵族史。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⁴ 鄧相揚，邵族采華。南投：南投縣風景區管理所，1999。

⁵ 最高祖靈 *pacalar* 居住在 *Lalu*(光華島)的大茄苳樹上，是最具權威的神，祂能驅除惡靈，是女祭司 *mishinshi* 的祖師。而氏族祖靈則為各氏族的始祖，*masqasqa* 是袁姓氏族的始祖，*malhipulu* 是高姓氏族的始祖，*fuliti* 是陳姓氏族的始祖，而 *amulis* 則是毛姓和石姓的共同始祖。

堅持祖靈信仰，以及崇拜「公媽籃」，使得邵族保有獨特的文化風采，假若沒有先生媽來執行其職能，邵族的傳統文化可能會逐漸褪色，甚而蕩然無存。

2. 歲時祭儀－豐年祭

邵族傳統的重要祭儀有農耕祭儀和漁獵祭。農耕祭儀包括有播種祭 (mulalu pisazaj)、播種後祭 (mulalu patpari)、除草祭 (maqes nila pazaj)、收割祭 (mulalu putawn pazaj)、豐年祭 (mulalu malhaqitan 或 lus'an)、收藏嚐新祭 (picaning sapa) 等；漁獵祭則有狩獵祭 (matancun) 和拜鰻祭 (mulalu tuza)。以下扼要簡述邵族最具代表性－豐年祭重要的二個祭儀，說明如下。

豐年祭邵族的豐年祭(lus'an)過程相當繁雜，整個祭儀是透過許多職務的分工共同舉行。例如有負責通知族人舉行祭祀的頭人，而負責擦手臂除穢祝禱，鑿齒儀式，興建祖靈屋，舉行牽田儀式等，都有不同的家主來執行。如果豐年祭儀的期間長達近月，表示這一年有爐主產生，邵族人稱為「大過年」，要興建祖靈屋，並且舉行許多祭儀和牽田儀式。如果遇上了這一年沒有推舉爐主，從農曆七月最後一天的夜晚舉行「舂石音」之後，即有三天的活動，這即是邵族人所稱的「小過年」。邵族的豐年祭雖然有「大過年」或「小過年」之別，但是其內涵皆表現了信仰的真諦，人性的真實，以及生活的多樣面貌，這也說明了邵族是善於創造文化的民族。

(1) 舂石音

「舂石音」masbabiari 是德化社最具特色的文化風采，當族人在頭人家前舂起石音時，正是邵族豐年祭的前奏。舂石音依例都在農曆七月最後一天的夜晚舉行。早期舂石音祇允許族中婦女為之，男人在這一夜不能到舂石音的場地來，一律聚集在公廳裡準備狩獵事務，這一夜男女不得同床。而今邵族人已經不再遵循古例，所以舂石音時，男女族人都一起操杵同舂，為了延續這一深具邵族特色的文化風采，許多年青男女亦加入舂石音的行列，因此族中長者先行上場，再由年青人操杵舂之。舂完了石音，新的一年即將到來，而邵族人新的希望也隨之而來。

(2) 開祭儀式

農曆八月初一是邵族新年的第一天，各戶人家在正廳門前的壁上各插上一束水草 saqalh 來，早期過年的第一天不能吃鹽，現在則不堅持這個古制。過年期間，無論男女老少頭上都要戴上用花草所編製的頭飾，也有某些族人用塑膠花取代。豐年祭第一天的祭儀稱為 malhiqitan，分成兩個階段進行，先生媽們齊聲念祈禱詞，



照片二 邵族豐年祭的開祭儀式 本研究拍攝

大意係請祖先來吃飯喝酒，賜給族人平安健康，讓族人不酗酒，讓年青人能夠上進，能夠擊退敵人。祭儀的最後仍然由先生媽洒酒給祖靈，祈求平安。

三、邵族音景分類與杵音文化

(一) 音景分類

本研究將邵族音景，依邵族特有之原民文化、生活風俗與當地環境特色等，將其音景特色分為四種類型，此四種音景類型，皆是蘊含地方文化特質的潛在條件，分述如下：

1. 歷史音：如邵族部落哨站發出之警告聲響。
2. 文化音：如傳統邵族祭典或慶典活動之音樂與歌曲，依據呂炳川（1982）所撰之《台灣高山族的音樂》主要可再細分為四類歌曲類型，如下分述：
 - (1) 勞動歌：例如戰爭（勝利歌、凱旋歌、戰果歌…）；狩獵（狩獵歌、獵鹿歌、獵豬歌…）；農耕（耕種歌、除草歌、插秧歌…）；漁撈（捕魚歌、補飛魚歌、划船歌…）；勞動（搗白歌、搬運歌…）。
 - (2) 生活歌：例如應酬（歡迎來客歌、歡送來客歌…）；婚禮（招贅歌、新娘歌、結婚歌…）；想思（戀歌、夫婦相愛歌…）；祈禱（讚美歌、祈禱水芋豐收歌…）；酒宴（喝酒歌、落成祝宴歌…）；新年（新年歌、過年歌…）；訓誡（訓誡後犁歌、訓誡小孩歌）；思慕（思君歌、想念歌…）；咀咒（唸咒歌、治病歌…）；葬禮（對死者哀歌、泣歌）；人生觀（人生觀之歌）；遊戲（爬樹歌、大人遊戲歌）；感情（歡樂歌、悲傷歌…）；看護孩子（搖籃歌）；童謠（兒童之歌…）；離別（分離歌）；其他（招呼歌、拔齒歌、蜈蚣歌…）。
 - (3) 祭典歌：祖靈（祖靈祭祀歌、祭神歌…）；人頭祭（人頭祭之歌、勝利儀式之歌）；狩獵（祭耳歌）；農耕（祭粟歌、豐年祭之歌…）；捕魚（飛魚祭歌、船祭之歌）；成年式（祭猿歌、成年式之歌）。
 - (4) 傳說歌：包括祖先傳說歌、祖先開基歌、頭目故事歌、傳說之歌、讚揚之歌、讚揚祖先歌、緬懷祖先歌。
3. 社會音：如邵族當地語言、傳統工藝製作聲。
4. 自然音：如邵族當地的風聲、鳥聲、野生動物發出之聲響等。

(二) 杵音文化

本研究主要調查採集邵族部落最具特色的文化風采—「杵音」，並將其歸納為邵族音景分類中傳統的文化音之一，極具當地特色並足以突顯邵族文化。邵族「杵音」是婦女們平時在

家舂米時發出的聲音，婦女將稻米去殼的方法，是用木杵在石板或石臼上擊搗稻穗，各家各戶同時擊搗發出「叮叮咚咚」的聲音，因此「杵音」又稱為「舂石音」(簡史朗，2002)。是以前邵族人準備祭典糧食的時候，婦女數人一組，用長短、粗細不同的木杵，擊搗放有穀物的石板，配合舂米的節奏一邊放聲高歌，一邊響著此起彼落的杵石音。杵原本是舂米的工具，也成為一種打擊樂器，因此邵族的「杵歌」起源於舂米勞動，其不同粗細及長短的木杵，每杵自成一音，組合則音階齊全，可以拼成一組打擊樂，以杵擊石，發聲叮咚，可伴奏歌曲，稱為杵音。

邵族的杵音原是屬於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邵族婦女在舂米時用兩邊較粗而中間腰細的木杵舂碎穀殼，木臼底下墊一塊大石頭，舂動時會咚咚作響發出好聽的聲音。這種杵音原本應是屬於勞動時自然而起的一種聲音，據說以前杵歌的表演也使用過竹筒，目前杵音的敲擊除了木杵之外還搭配竹筒，在石磬上交替敲打譜成旋律，而杵歌是以無半音五聲音階來唱的(吳榮順，2000)。

「舂石音」(masbabiari)是德化社最具特色的文化風采，當族人在頭人家前舂起石音時，正是邵族豐年祭的前奏。邵族的「杵音」和配合的「歌舞」具有信號與傳達的作用：

1. 祖靈祭時傳達告知組靈回來享用供品。
2. 每當部落內有重要慶典的時候，邵族人常會以杵擊打石板，發出聲音通知全族知悉，「湖上杵歌」就是形容邵族的文化特色。
3. 平常時日，傳達在外狩獵的男子安心打獵，家裡一切平安。
4. 祭典時期，傳達信號給在外狩獵的男子返回部落參加慶典。

四、邵族儀式形式分類

邵族的儀式形式可以分成三個類型，分別是生命儀禮(rites de passage)、歲時儀式(calendrical rites)與臨時祭儀(unscheduled rites)，若以音樂來實踐儀式行為則可分為mulalu⁶和lus'an⁷二種體系，如下分述說明(吳榮順、魏心怡，2004)，如圖二所示。

(一) 生命儀禮(rites de passage)：是以個人生命歷程為單位的儀式活動，舉凡出生、周歲、成年、結婚、死亡...等，每個人所必須經歷的生、老、病、死等週期，都須透過儀式活動來渡過。生命儀禮屬於mulalu 儀式音樂體系，mulalu 是一種介於語言與音樂

⁶ 凡是要將家中的「祖靈籃」拿出家門祭拜的諸項儀式稱為mulalu，表示一種行為狀態，祭拜敬告祖靈的活動，而邵族人將mulalu的各項儀式行為以同一個曲調模式來進行。

⁷ lus'an 在邵語的意思是指稱農曆八月的年節活動，也是指一種時序階段，lus'an 期間所運作的儀式音樂又可以細分為杵音儀式(mashbabiari)、飲公酒儀式(tuktuk)、牽田儀式(shmayla)三大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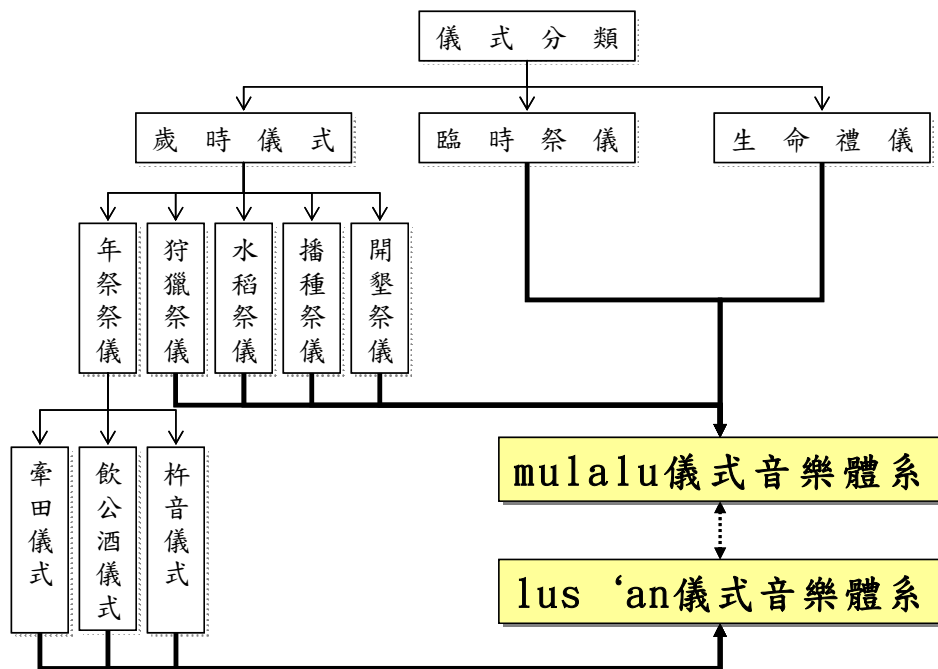
之間的儀式音樂，以單一的旋律模式做類似經文的宣說，在儀式中主要的音樂歌曲包括：1.婚禮：結婚（式）歌；2.咀咒：唸咒歌、治病歌、祈雨歌；3.成年式：成年式之歌；4.葬禮：對死者哀歌、泣歌。

- (二) 歲時儀式 (calendrical rites)：是以社群為對象，以一年或者是某個獨特的機制²為時序週期，舉辦的各項階段性的儀式活動，譬如開墾、播種、水稻、狩獵與年節...等，不過，邵族人所屬的歲時儀式中農曆八月的 lus'an (年節) 儀式，卻含融著以個人為主體的身分認同儀式，也就是邵族人稱之為當 lu tsu (漢音爐主) 的產生，社群內農曆八月的 lus'an (年節) 期間，才能舉行 shmayla (牽田) 活動，因此究竟要舉行有 shmayla (牽田) 的“大套”或沒有 shmayla (牽田) 的“小套”活動，都得端視著那年是否有人要當 lu tsu (爐主) 而定。

歲時祭儀有一部分屬於 mulalu 儀式音樂體系中，例如開墾祭儀、播種祭儀、水稻祭儀、狩獵祭儀等，在儀式中主要的一首聲樂曲，由一字一音 (syllabic) 將祭詞以朗誦調 (recitative) 方式演唱，具神聖性的趨向，主要包括：1.開墾祭儀：開墾歌；2.播種祭儀：耕種歌、種粟歌；3.水稻祭儀：插秧歌；4.狩獵祭儀：祭耳歌。但歲時祭儀中之年祭祭儀屬於 lus'an 儀式音樂體系，且 lus'an 系統也深受 mulalu 系統的影響，尤其是在八月份的年祭期間，例如 lus'an 系統中的牽田儀式 (shmayla) 歌謠需經過 mulalu 儀式之後才能解禁歌唱。年祭祭儀主要分為三類，如下所述：

1. 杵音儀式 (mashbabiar)：是一種樂器形式的儀式活動，如邵族傳統的杵音，主要由 7 支木杵為主體，輔以 3 支竹筒敲擊地上石板所發出具節奏性的共鳴響音，是年節的前奏，有報佳音之意。
2. 飲公酒儀式 (tuktuk)：是一種飲宴的禮儀，類似漢人過年的「走春」，結伴挨家挨戶盡情的設宴飲酒，主要演唱告誡年輕族人的 tihin 歌謠，tihin 不是嚴格由祭司領唱，通常德高望重的長老可以擔任領唱者，唱完 tihin 之後要再唱一首 busangsang (類似敬獻酒，獻給先生媽 shinshi)，其演唱次序不能混亂顛倒，tuktuk 如同序曲般歌唱出年節歡愉氣氛。
3. 牽田儀式 (shmayla)：是 lus'an 正式的禮儀部分，由多首曲目組合而成，再配合歌舞所展現的歌謠，是一種類似舞曲或組曲的音樂形式，shmayla 歌謠的解禁開唱必須經過一套儀式次序與運作，沒經過儀式仍屬禁忌歌謠的範疇，shmayla 歌謠表現出純潔的象徵屬性，主要由 paruparu 帶領幾個孩童歌唱幾首 shmayla 歌謠，此種儀式稱為少年牽田 (smangqazash)。

- (三) 臨時祭儀 (unscheduled rites)：舉凡家中有人買賣車輛、冰箱...等物品，都必須敬告家中的祖靈，以求取平安，臨時祭儀可說是一個較為精簡的告知活動，通常都由家中某個成員以指沾酒灑天、告知祖靈即可。



註：雙向虛線箭頭表示兩體系間彼此具有影響力。

圖二 邵族儀式分類體系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彙製

五、杵音 (mashbabiari) 採集

本研究主要調查採集邵族部落最具特色的文化風采—「杵音 (mashbabiari)」，杵音所用的杵是用一種叫做 Bailo 的樹製成的，其杵的大小、長度等皆有所不同，形狀是上下粗中間細長，目前演出杵音大都由七支木杵所敲擊成音的，演出前都會將木杵編號，1、2 號是主音，編號越前面的木杵長度越長、越粗，敲擊的聲響也越低音，反之編號越後面的木杵長度短且細，所敲擊出的聲響也越偏高音，因此杵音的旋律最低音為 1 號杵，再其次由低至高音順序安排分為 2 號杵、3 號杵、4 號杵…等。杵音主要是以五聲為主（以 1 號至 5 號杵），因為杵音的演奏只需要五支木杵就可以成調，其他木杵多為以高音增加響度支撐主旋律，所以多出來的支數，及是重複前五聲。木筒在杵音中則扮演類似 Bass 的角色，數目 2-3 支，竹筒編號 1、2、3 號，其次序為高音至低音，主要是取用竹子有節的一段而成，下端封閉，上端有開口，配合 1 號木杵敲擊的節奏敲擊石板演奏（如表二、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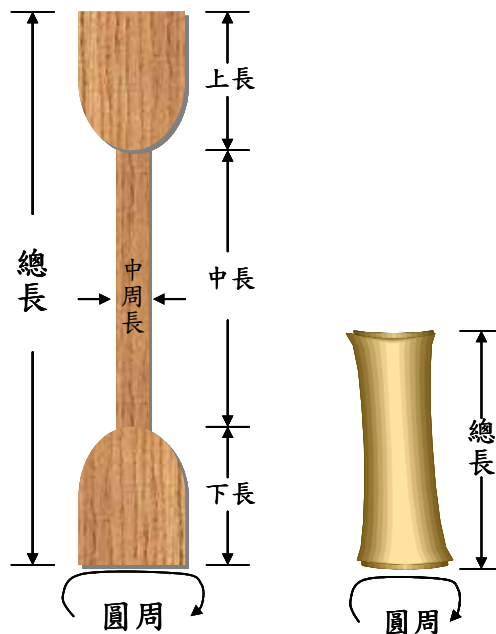
表二 木杵與竹筒實際長度等資料一覽表

單位：公分

	總長	上長	中長	下長	圓周	中圓周
1 號木杵	240	48	150	42	40	15
2 號木杵	234	48	142	44	38	13
3 號木杵	210	43	120	47	36	13
4 號木杵	190	23	143	24	32	13

5 號木杵	175	27	120	28	30	12
6 號木杵	163	21	120	22	30	11
7 號木杵	160	21	117	22	28	11
		總長			圓周	
1 號竹筒		40			30	
2 號竹筒		50			30	
3 號竹筒		65			3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圖三 木杵與竹筒形狀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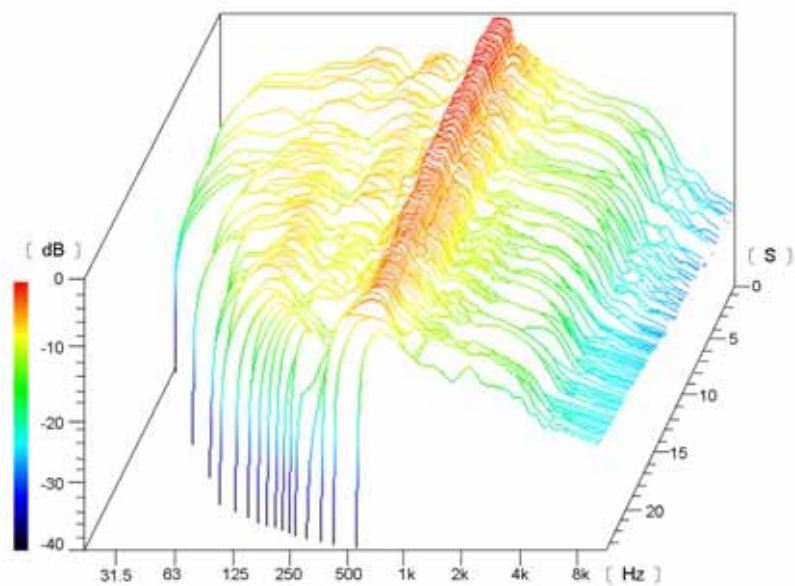
杵音 (mashbabiari) 的敲擊演奏，目前是七支木杵，其中四支長、三支短，表演杵長度約 160-240 公分，杵的形狀兩頭粗、中間細，輪流撞擊埋在地面的石頭，配合 3 支低音竹筒，敲擊用的石塊，目前鑲在頭目家的大廳，木杵敲擊用的石塊體積約 $65 \times 70 \times 45 \text{ cm}^3$ ，竹筒敲擊用的石塊則為 $50 \times 65 \times 45 \text{ cm}^3$ ，且石塊與地面鋪設的水泥並無空隙，在石板上舂打的時候，因為杵的長短粗細的不同型態，才會發出不同的音響，而每支木杵的節拍都不一樣，每個人站的位置也都不一樣，杵音的節拍時快時慢，時重時輕，邵族人以杵撞擊石板，形成高低悅耳的音響。這種儀式性杵音是邵族最隆重的 8 月祭典序幕，參與的人只製造舂石音，並不唱其他的歌曲，一年之中只有農曆 8 月 1 日的前一天晚上在頭目家舉行（目前舂杵音都在邵族的袁福田祖家，現在義勇街邵族小吃部內），其敲擊演奏者間必須有良好的節奏感與默契才能不間斷的持續舂下去。



照片三 邵族杵音—木杵演奏本研究拍攝 照片四 邵族杵音—竹筒伴奏本研究拍攝

杵音 (mashbabiar) 的曲調結構主要是一段基本樂曲的反覆，以同一節奏不斷反覆敲擊，每次的敲擊演奏都會由二支杵 (1、2 號杵) 擔任主音之起音工作，至於樂曲的結束則是可以隨時的間斷，並沒有一定的規則一定要敲擊到哪裡才算結束。杵音可以單獨只由木杵敲擊演奏，也可以加入低音竹筒，因此杵音的敲擊演奏是一段非常複雜且迷人的節奏所組構而成的，每一段的強弱節奏都不盡相同，但錯落有致，主要節奏的組成是由低音的 1、2 號杵開始起音，通常 1 號杵和 2 號杵敲完一小節後其他的木杵才會隨之跟進，再依序疊上高音杵的節奏，另由 1 號杵起音敲出前二拍 (前二拍會敲擊強拍) 節奏後由 2 號杵承接第三拍的後起拍子及第四拍，在第四拍的後半拍再回由 1 號杵敲擊，依序反覆敲擊演奏，其餘的五支杵則是弱起與強拍相互交錯，因此交會出複雜、極富迷人旋律的獨特邵族杵音。

本研究將現場採集錄製之杵音，輸入至 DIRAC—Room Acoustics Software Version 3.0 版之軟體操作分析，得圖四之結果，由時間、頻率及振幅之關係圖顯示，其頻譜特性集中於 500Hz 之頻帶，隨著時間帶具有規率協調的變動，其晃動情形顯著，具有一定之模式與特性，與歌聲配合時其韻律與節奏性清楚，音樂與人聲融和產生出與環境之協調感。



圖四 杵音頻譜分析圖 (Waterfall diagram)

過去文獻之調查均以邵族杵音的演奏為採集收錄重點，卻沒有史料或文獻描述所採集收錄的杵音其音高是相同的，其中「音域」與「音組織」也呈現多變化的情形，原因歸咎應是每年杵音儀式的舉行，其敲擊構成的旋律是由許多副不同「音組織」的木杵拼湊而成的，一邊敲擊一邊試音，若發現有不和諧的響音就再換木杵，因此，每次敲擊演奏就構成不同的「音組織」型態。有此可知，邵族人並不特別重視單支木杵本身發出的音調變化，杵音音調自然發生不同的變化，而改變杵音的音組織和旋律型態，所以邵族人的杵音敲擊演奏是著重在音樂節奏上的變化而非是音樂旋律及曲調變化。

肆、結論

本研究從少數偏僻地區的邵族部落研究，冀望重新認識傳統原住民文化特質。邵族的音景包含許多文化社會的功能與意涵，本研究認為「音景」是邵族文化涵構與空間形成的重要因素，可分為「歷史音」、「文化音」、「社會音」、「自然音」等四種音景類型，其中又以「文化音」對邵族影響甚大，因邵族的生活、對「祖靈的信仰」及相關祭典儀式均離不開「文化音」的範疇，其內包含的祭詞祭歌是邵族文化延續重要的命脈。而邵族部落位居距離偏遠地區受都市文明影響較少，這些聚落與大自然緊密結合，因此，仍然或多或少保存著地域特質與當地文化特色，本研究亦藉由分析邵族文化音景之意涵，一方面提供對地域性原住民部落文化涵構的認識，另一方面亦可作日後進一步的跨學域整合研究的基礎準備。

目前邵族音樂、語言與文化涵構之相關文獻記載，並不十分完備，依據前人文獻與本研究所調查訪問之結果，發現邵族傳統的祭歌有許多是具場景性的，因此不能隨興吟誦，例如豐年祭祖靈祭歌是祖靈回家的依歸且涉及祖靈存在的信仰層面，所以平時無法吟唱，以免觸

犯祖靈。這些歌謠僅能靠口傳，因此邵族傳統文化及邵語等將會面臨斷層的危機。

再者，邵族所在的德化社又是臨靠日月潭週邊的旅遊聖地，「被觀光化」是邵族傳統文化的隱憂，雖然邵族的歲時祭儀仍然依著時序進行著，但整個文化的核心語言與音樂的傳繼，以隨著現代化漸漸簡化、式微，亦是邵族需迫切思考的課題。

伍、致謝

本研究承經費補助國科會專案研究計畫編號 NSC-94-2415-H-005-004，以及伊達邵文化基金會與邵族部落可愛的居民之協助與資料提供，特此致謝。

陸、參考文獻

1. Schafer R. M., 1977, 「The Soundscape-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Destiny Book.
2. 王俊秀：「音景的都市表情：雙城記的環境社會學想像」，1999，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十期。
3. 田哲益，2002，《台灣原住民歌謠與舞蹈》，台北：武陵出版社。
4. 田哲益，2002，《臺原文化叢刊 15-台灣的原住民邵族》，台北：臺原出版社·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
5. 吳榮順，2000，〈台灣原住民音樂〉，《本土音樂的傳唱與欣賞》，台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6. 吳榮順、魏心怡，《宗教音樂是建構族群認同的工具—以日月潭邵族的 mulalu 儀式音樂為例》，國際宗教音樂學術研討會，2004，60-102 頁。
7. 呂炳川，1982，《台灣高山族的音樂》（譯自日文版），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
8. 陳正祥 1993，《台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
9. 陳奇祿（與李亦園、唐美君合著），1955，《日月潭邵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考古人類學刊 6:26-33。
10. 陳奇祿，1958，《日月潭的邵族社會》，考古人類學刊 8:6-34。
11. 陳奇祿，1958，《日月潭邵族調查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 1 種，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12. 黃煌雄、黃勤鎮/監察委員，《監察院調查報告書-原住民地方文化產業總體驗》，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13. 鄧相揚，1999，《邵族采華》，南投：南投縣風景區管理所。
14. 鄧相揚、許木柱，1999，《邵族史》，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5. 鄧相揚、許木柱，2000，《臺灣原住民史-邵族史篇》，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6. 簡史朗/故事採集、陳俊傑/繪圖、文魯彬/英譯，2002，《台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邵族-日月潭的長髮精怪》，台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